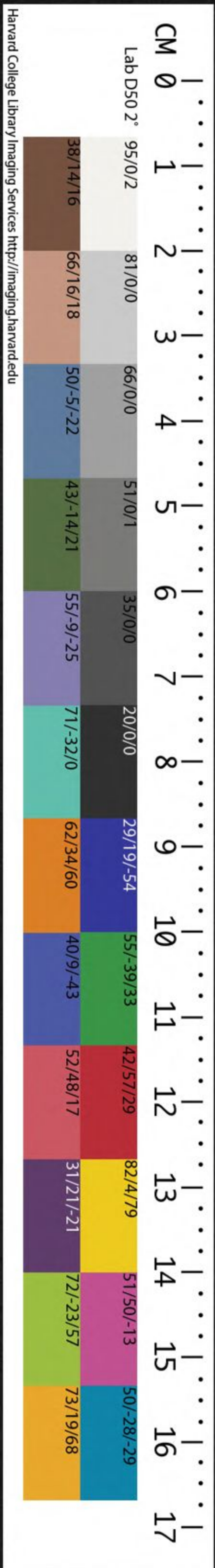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10

T2520/4486 b





尚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九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齊諸臣傳

高倓

高莊子附

高固

宣子

高無咎

子弱附

高厚

高止

子豎高

高偃

高張

昭子

高倓者齊上卿高敬仲也

杜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守臣

桓公十四年

莊二十二年

倓及魯人盟于防

左傳

二十六年

閔二年

魯有哀姜慶父之亂二

君殺死

謂子般與閔公

國絕無嗣桓公使倓存之立僖公

國左傳閔二年語年高子來

也

倓子曰高莊子

名未詳

高固者齊卿高宣子也惠公五年

宣五年

魯宣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九月固往逆女

冬反馬于魯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頃公五年宣十五年固會魯仲孫

蔑于無婁七年宣十七年晉使卻克徵會于我卻克跋適頃公母觀

之笑于房卻克怒公使固及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孟固逃

歸晉于是執三子尋緩之逸十年成二年晉及魯衛伐我從我師

于葦六月至于靡笄之下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

車繫桑本焉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明日戰于葦我師敗績固卒

謚曰宣子二無咎厚無咎嗣卿事靈公靈公六年成十五年無咎及

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七年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無咎及國

佐以兵會晉師初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八年國佐相靈

公會伐鄭無咎及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別鮑牽而逐無咎無咎奔莒其子弱

以盧叛十二月盧降盧高氏邑也無咎既逐厚嗣高氏靈公十

五年襄六年我滅萊遷萊于郕厚及崔杼定其田十七年襄八年厚

及諸侯之大夫會于邢邱十九年襄十年會吳于柤厚相大子光

先會諸侯于鍾離二十五年襄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

夫舞曰歌詩必類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厚厚逃歸

二十六年襄十七年公伐魯圍桃厚圍滅紇于防魯師逆滅紇歸我

師去之獲臧堅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東遷大子光而立公子牙使

厚及夙沙衛傅之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五月靈公薨莊公

即公即位夙沙衛以高唐叛秋八月崔杼殺厚于灑藍而兼其

子光

室子高止字子容為大夫事景公景公四年襄二十九年止會諸侯

之大夫城杞秋九月公孫蠆公孫竈放止于北燕止好以事自

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止子豎以盧叛十月閭邱嬰圍盧豎曰苟

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立僂之曾孫鄰豎乃致盧而出奔晉晉

人城繇而寘旃左傳

高僂僂立孫為大夫事景公景公十八年昭十二年僂帥師納北燕

伯欵于陽僂卒子高張是為高昭子景公三十五年昭二十九年魯

昭公處于郟公使張唁之三十八年昭三十二年張會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明年張後期不從諸侯四十六年定八年

張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五十八年襄五年公疾使張及國夏立

子荼寘羣公子于萊秋九月公卒子荼立羣公子出奔悼公元

年哀六年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攻高國張聞之與

國夏乘如公戰于莊六軌之道敗國人追之國夏及張奔魯秋七月

陳乞遂弑荼而立公子陽生張卒謚曰昭左傳

國歸父莊子國佐武子國弱景子國夏惠子國書

國懿伯 貞孟 成伯高父 國昭子

國歸父者齊上卿國莊子也事昭公昭公二年僖二十九年歸父會

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六年僖三十三年歸父聘于魯自

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孫辰曰國子為政齊猶有

禮勸魯侯來朝卒謚曰莊子佐嗣佐是為國武子賓媚人也惠

齊諸臣傳卷九

公十年宣十年公薨崔杼有寵于公佐及高固畏其偏而逐之冬

佐報聘于魯頃公十年成二年晉郤克會師伐我戰于鞏我師敗

績晉師入自邱輿擊馬徑公使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

聽客之所為客謂晉也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之字

齊侯外祖父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

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

霸也杜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一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

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

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人許之佐及晉師盟于

爰婁靈公六年成十年佐及諸侯同盟于戚七年成十年秋佐會周

尹子及諸侯伐鄭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母鮑牽以告佐佐召慶

克而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明年諸侯伐鄭佐相

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項公子國子知之遂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

弱以盧叛公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佐適從諸侯圍鄭以難請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于齊關而復之十二

月盧降使佐子勝告難于晋待命于清九年成十年為慶氏之難

故公使士華免以戈殺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

人殺國勝勝弟弱奔魯既而反弱使嗣國氏謚佐曰武弱是為

國景子景公元年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伐孫氏復入于衛晋討衛執

衛侯公為衛故如晋弱相使晏嬰私于羊舌肸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

今為臣執君若之何羊舌肸以告晋侯乃許歸衛侯七年昭元年

弱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十六年昭十年弱如晋葬平公十七年昭十年

弱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憇左傳弱卒謚曰景

國夏者佐之孫惠子也亦逮事景公景公四十二年定四年夏會

王臣劉子及諸侯于召陵侵楚四十五年定七年夏帥師伐魯西

鄙四十六年定八年夏及高張再伐魯荀寅士吉射叛晋五十六

年哀三年夏帥師圍戚救荀寅五十七年哀四年夏伐晋取邢任欒

鄙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五十八年哀五年公

齊諸臣傳卷九

疾使夏及高張立子荼寘羣公子于萊秋九月公薨子荼立明年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攻高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

子弦施即弦多奔魯陳乞遂殺子荼而立悼公左傳夏卒謚曰惠

國書者亦齊卿悼公五年哀十年吳會魯伐我南鄙師于郟我弒

悼公赴于師吳師乃還明年我為郟故書及高無平帥師伐魯

及清戰于郊魯右師奔左師入我軍五月魯會吳伐我克博至

于羸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字子陽將下軍以禦之戰于

艾陵吳敗高無平書敗吳胥門巢吳卒助之大敗我師獲書及

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草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

魯公使大史固歸書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

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左傳書子觀國氏又有

懿伯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所謂成子高也世本成子高

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草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

吾聞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吾可以

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又曰葬也者藏

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

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哉又有國昭子名系未詳蓋國書之後國昭子

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

之喪夫子孔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斯盡

也沾規視也謂有事人盡視之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

論曰高國天子之命卿宜以禮幹國而徇欲比私易寘適庶亂天紀墮姜業推輓之道顧若是與國佐顯責慶克不可謂智嚴其防速其罰內事隱正之可也墻茨不掃而手按之宜其及也

鮑叔牙 鮑牽 鮑國

莊子 文子

鮑叔牙者如姓之後鮑敬叔之子也為齊大夫傅公子小白

管子

齊襄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知如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聞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

而賤事未可知也夫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乃初襄出遂傅小白○按管仲論小白與射鉤事不合姑附之

公立無常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襄公十

二年莊八年公孫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明年

雍廩齊大夫殺無知魯伐我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是為桓

公左管子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

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國國可謂亂乎召忽疆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

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
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乃告小白
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
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
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
仲射小白中鈞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
齊納公子糾而不能○子糾踐位而後奔魯說亦異 公使叔
牙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則管夷吾乎臣不若夷
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
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
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于
死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使人請諸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羣臣故請之則予我

矣公使請諸魯如叔牙之言魯束縛以予使者使者受而以退

比至三釁三浴之公親逆之

國韓非子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語甚矣必失國齊之諸公子可輔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馬先達者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公嘗與管仲甯戚叔牙飲飲酣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也使管子毋

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公辟席再拜曰寡人

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社稷必不危矣

管子作子甯戚

叔牙既

進管夷吾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叔牙之能知人也

史韓非子晉記人伐邢桓

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做齊不做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邢亡而復存之名實美桓公乃弗救說苑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為葵邱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非義也壇場之上詘于一劍非武也姪婦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過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公曰寡人有過乎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按救邢鑄鐘說皆野

鮑牽者叔牙曾孫鮑莊子也慶克通于聲孟子

靈公母

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于閔牽見之以告國佐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

孟子孟子怒靈公八年

成十年

國佐相公會諸侯牽及高無咎處

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

頃公子

國子知之秋七月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

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卒謚曰莊鮑國者牽之弟文子

也初為魯施孝叔臣相施氏忠鮑牽既別召于魯而立之景公

十六年

昭十年

欒施高彊皆者酒有告陳無宇曰子旗子良

即欒高

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三戰皆敗之欒施

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四十七年

定九年

魯陽虎以陽關叛魯伐

之虎來奔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公將許之國諫曰臣嘗

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

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

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尚

齊諸臣傳卷九

九

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公乃執陽虎傳左國卒謚曰文國之孫牧見逆臣傳

管夷吾

召忽管修附

管仲曰吾者管莊仲之子姬姓之後穎上人也及召忽並傳公子糾襄公十二年莊八年無知之亂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傳左桓公元年莊九年雍廩齊大夫史作雍林以

為地殺無知公子糾與小白皆歸爭先入夷吾扞弓射小白中

鉤小白疆夷吾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小白立是為桓公呂氏史記高國陰召小白于春秋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

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以夏師及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

魯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帥師請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

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者社稷定矣亟召則可得亟不亟不可得也齊使至魯魯乃束縛管仲

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

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

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行入齊境自刎而死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

賢其死也夷吾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

治于高偃使相可也公從之左呂氏春秋管子得于魯魯束縛

驅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之齊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韓非子

齊諸臣傳卷九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倚烏封人而乞食焉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言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立夷吾為仲父既任政謂公曰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國郊以內鄙郊以外謂三分國都以為三

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

以為葬也而慎用其六

柄焉

生殺貧富貴賤也

于是使四民勿雜處以成民事制國為二十一

鄉以定民居作隱令寄政以為三軍立五屬五正以為五鄙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夷吾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物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諾國既安矣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鄰國未親公曰親鄰國若何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重

為皮幣以驟聘覲于諸侯以安四鄰為游士八士人多其資幣

以號召賢士以監其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說苑桓公使管仲治國對

曰賤不能臨貴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

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又曰桓公謂管仲曰吾欲

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

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眾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百已

則疵其過千已則誑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

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眾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又曰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無害霸乎

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于霸也曰何如而害霸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

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公曰善又曰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大末小不

能相使也韓非子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患社鼠公

曰何哉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焚木灌之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于民入則比周而蔽惡于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即位數年甲兵大足四鄰大親萊莒徐夷吳此亦國之社鼠也

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國語桓公五年莊十年公與魯會于柯既盟

曹沫執匕首劫公公許盡歸魯侵地既而怒欲倍其約夷吾曰

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

是乃遂割魯侵地史記魯莊公感其德為之城小穀小穀夷吾之

私邑也在莊三十二年二十五年閔元年狄人伐邢夷吾言于公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公救邢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三十年僖四年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遂伐楚楚問師故夷吾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管子桓公與宋夫人飲

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公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

不修外舉事不濟不聽伐宋諸侯救宋大敗齊師桓公將伐魯

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

士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否則危不聽

戰于長勺魯大敗之春秋莊十年經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無齊伐宋之文又蕩船者蔡女非宋女齊伐蔡非伐宋也且長勺之戰在伐蔡前二十八年又不因蔡女而伐魯也韓非子蔡女為桓公妻公與

之乘舟夫人蕩舟公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且復召之因更嫁之公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寢息之戲不足以伐人國功業不可冀也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為天子伐楚楚服因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此義于三十二年僖七鄭未服故公會諸侯盟于甯母名而利于實也

以謀鄭夷吾言于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

無人不懷于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

子之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鄭大夫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

所不利焉公將許之夷吾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

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公辭焉冬鄭伯請

盟左傳三十五年僖九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賜文武胙且曰

無下拜公欲許之夷吾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史管子葵邱之會記天子使宰孔致

胙且有後命曰毋下拜公召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王子帶召揚拒泉臯伊

雒之戎同伐京師三十八年僖十公使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

卿之禮饗之夷吾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夷吾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左傳桓公既霸諸侯于是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穢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已牂牁帳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于此乎夷吾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鳴臬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

未有見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侯乎公懼

管子史記桓公會諸侯于葵邱而欲封禪

管子曰古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三代受命何以異乎管子曰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說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藿茂鳴臬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四十三年傳夷吾

卒左傳謚曰敬夷吾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夷吾曰知臣莫

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

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

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夷吾死而桓公不用夷吾言卒近用三子

三子專權管子公問曰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對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誑宿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誑甯

齊諸臣傳卷九

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夷
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隰朋其可乎

吾之相齊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

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連五家之兵設輕

重九府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桓公以霸而夷

吾亦富擬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也史說苑桓公之
記時霖雨十旬

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門

桓公曰徒眾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

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

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又曰桓公之平陵見有年老

而自養者問其故對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

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待

所見而施惠焉齊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曰令國丈夫三十

而室女子十五而嫁韓非子畧同又曰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

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

人矣曰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與三人俱仲曰是

何也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我亦

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

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又曰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

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君食桂之漿衣

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
不信君欲禁之胡不是親乎公曰善于是更置練帛之衣大白
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韓非子畧同呂氏春秋管仲觴桓公日
暮矣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公不說曰寡
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沉
于樂者反于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將為君勉之
何沈于酒也韓詩外傳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
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半而棄半公曰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
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又曰桓公問
于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仲曰非莽蒼之天
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彊非之即危倍之
即亡韓非子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曰不朝管仲曰此非
有國之耻也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發倉困賜貧窮論困出
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又曰人有說桓公
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
齊諸臣傳卷九

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對曰隰朋
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
家事君不貳其心亦不忘其身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
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身
死舌焉得生哉夷吾卒後十月朋亦卒管子春秋管仲曰隰
子朋之為人也不聞也其于物
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于國也有不聞也其于物
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
也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
兵不寇韓非子公之伐孤竹也管仲隰朋從春往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無水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
掘地遂得水管子桓公春月觀于野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
乎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
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對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
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

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

朋曾孫鉏莊公六年

襄二十五年

晉伐我崔杼弑公使鉏請成晉許之

左傳

寧戚

寧戚者衛人也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商旅將任

車以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

盛從者甚衆戚飯牛居車下望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歌曰南山
矸白石爛

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矸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

漫何時旦一作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鱗布單衣

裁至矸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

一作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縵縷時不
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歌後人所擬也後漢書注引說苑云寧戚飯牛于庸衢擊牛
角而歌碩鼠高誘注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
呂覽亦云歌碩鼠也

齊諸臣傳卷九

齊諸臣傳卷九

七

人也命後車載之公反至戚見說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公以為天下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使人問之衛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小惡亡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卒任之

呂氏韓非子桓公問置吏于管仲春秋管仲曰墾草甸邑辟地生粟

臣不如甯戚請以為大田

公嘗問于戚曰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

乎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曰得賢奈何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士至矣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者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

言便事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也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說苑

賓胥無 東郭牙

弗鄭 季友 蒙孫附

賓胥無者事桓公管夷吾曰賓胥無堅彊以良可以為西土公任之公嘗問夷吾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夷吾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牙至公問焉叔牙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循繆

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于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管子桓公築綠陵以封把築夷儀以封邢狄伐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說謬

東郭牙者亦當桓公時桓公問管夷吾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于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人有非上之所過內于噴室之

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

管子呂氏春秋桓公

而聞于國公怪之管夷吾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噫日之役者有執蹠痢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牙至夷吾曰此必是已乃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夷吾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夷吾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夷吾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

也 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

也 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陞所言之者莒也

也 君舉背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按桓公時魯伐莒齊不伐莒也韓非子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智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

治外以相參說苑畧同○說亦誣 桓公時又有弗鄭季友蒙孫

皆佐桓公以霸者管子桓公使弗鄭為宅又大匡篇季友之為人恭以精博于教多小信可游于魯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

仲孫湫

仲孫湫者亦齊大夫桓公二十四年莊三十二年魯慶父弑子般立

閔公明年公使湫省難于魯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

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

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周亂王子帶來奔三

十九年僖十三年公使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

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是年秋為戎

難故諸侯戍周湫致之左傳

論曰聞諸先民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倡之得也良賈冬則資

絺夏則資皮豫之給也世無桓公蹠瘡之間牛口之下豈遂無

物哉明乎五阻可以得士辨乎噴室可以得言二子不徒以虛

聲立矣

晏弱桓子晏嬰平子晏圍附

晏弱者齊大夫晏桓子也事項公頃公四年宣十四年魯公孫歸父

會公子穀見弱與之言魯樂音洛弱告高固曰子家歸父字其亡乎

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

亡後四年歸父果來奔七年宣十年晉使卻克徵會于我我怒卻

克夏弱及高固蔡朝南郭偃會于斲道高固逃歸晉執弱于野

王執朝于原執偃于温既而緩之逸十年成二年卒敗我師于鞏

靈公十一年襄二年魯齊姜薨公使諸姜宗婦往送葬召萊子萊

子不會使弱城東陽以偪之十四年襄五年弱再城東陽遂圍萊

四月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明年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

我師我師大敗之遂入萊四月弱圍棠滅之遷萊于邾二十一

年襄十年靈王求后于我公問對于弱弱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

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

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二

十六年襄七年弱卒左傳謚曰桓子嬰嗣管子桓公踐位十九年令

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

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

農用力應于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

下○按桓公距頃公六十餘年所謂晏子者或是弱之父祖也

晏嬰者字仲弱之子也史記萊之夷維人弱卒嬰麤縗斬直經帶杖菅

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

夫晏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初事靈公靈公薨事

莊公莊公三年襄二年晉欒盈得罪自楚適我嬰言于公曰商

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湏無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

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以矣冬諸侯會于沙

齊諸臣傳卷九

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嬰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四年襄二十三年我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嬰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莊公不說飲

酒召晏子晏子至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

爾何來為三奏然後知其為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曷為坐

地對曰嬰將與君訟嬰聞之眾而無義疆而無禮好勇而惡賢

者禍必及其身公之謂矣遂趨而歸徒行而東耕于海濱又曰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對曰行也曰何行曰愛

邦國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

邪逆聽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公不

用晏子退而窮處暮年而身及禍又曰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

以為有亂也皆操兵立于閭公召睢休相曰若何對曰誠無亂

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令于國

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五年崔杼弑公嬰立于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君臣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

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杼立公弟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嬰仰天嘆曰嬰所不為忠于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歎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子

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許之明年上計公迎而賀

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

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

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

齊諸臣傳卷九

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君乃反迎而
賀臣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公知嬰賢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
興晏子同○按晏子事靈莊已為名大夫不應治東阿而景公
始知其賢也又襄二十五年景公即位崔慶當國三年崔慶滅
亡樂高柄政至襄二十九年晏子遂致邑與政以避其難然則
所謂景公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亦當在樂高既敗之後耳
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慶封與慶舍封之子政將謀公孫竈公孫蠆
子雅蠆高子使析歸父告嬰嬰辭既而樂高陳鮑之徒殺慶舍
尾皆惠公孫慶封奔魯與嬰邲殿其鄙六十弗受公孫蠆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邲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四年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

說嬰嬰因陳無宇遂納政與邑八年昭二年晉少姜卒明年公使

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嬰受禮羊舌肸從之宴相與語羊舌肸

曰齊其何如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

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

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謂以五升為豆五鍾乃大矣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如往弗加于山魚鹽蜃蛤

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以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

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

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人四

皆舜後陳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言其先祖鬼神已共在齊初公欲更嬰

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煩于刑有驚踊者故

對曰踊貴屨賤公為是省于刑及嬰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

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

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

無宇以請乃許之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上堂則趨授

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晏子至孔子問之晏

子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今君之

授幣也卑臣敢不跪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韓非子晏子聘魯

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

何也對曰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

為眾矣今魯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

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晏子同而異說苑晏子使吳吳王曰

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

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

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

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吾譏晏子也猶

俛而訾高榘者又曰晏子使于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

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爪桃不削橘

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非不知也韓詩外傳晏子南使

楚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王可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

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與之

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

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諸吏王

欣然大笑曰齊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

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儼有伯夷

尚史齊諸臣傳卷九

之庶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晏子同。使魯及吳楚事經傳無之。十月公孫竈卒司馬竈

齊大夫見嬰曰又喪子雅矣嬰曰惜也子旗竈子不免殆哉姜族

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公孫竈公孫蠆並惠公孫故曰二惠說苑齊侯問于晏子曰當今諸侯孰危對曰莒其競爽猶可又弱一個

焉姜其危哉亡乎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晏子畧同

十二年昭六年公如晉請伐北燕晉許之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

北燕伯三年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果不克而還十六年昭十年陳鮑伐欒高氏

高彊蔓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嬰端委立于虎門之

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月欒高敗欒

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嬰謂陳無宇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

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蓋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公

疥疥當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

祝史之罪也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嬰嬰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

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使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

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東姑尤齊東界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

晏子裔款作會譴祝固史器作史固祝佗說苑

齊大旱公召羣臣曰天不雨久矣吾使卜之崇在高山廣水欲少賦歛以祠靈山何如晏子進曰不可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曰祠河伯可乎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不雨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曰為之奈何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

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公出野暴露三日果大雨公至自田嬰侍于湓臺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嬰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

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餼無
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一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
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韓詩外傳景公
出田十有七日

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
乎得無有急于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
魚鼈就乾淺故得于釣網禽獸下都澤故得于田獵今君出田
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耶則行
人子牛在為宗廟不血食耶則祝人大宰在為獄不中耶則大
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
肢也而得代焉對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
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說苑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
葭而席公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將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
何也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于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于
君矣又曰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問之曰寡
人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
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所謂不祥也
山虎之室也澤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
祥也晏子同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嬰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氏始居此地季荝虞夏

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諸侯因之而後大公因

齊諸臣傳卷九

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韓詩外傳景公遊于牛

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

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

柴車可得而乘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

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大公至今猶存

吾君方將被簑笠而立乎猷猷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

乎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晏子同列子作史孔梁邱據

二年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公使禳之嬰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

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

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公與嬰坐于

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嬰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

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

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

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

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其為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左孔叢子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

傳私焉曰齊其危矣若載無轄之車臨于

刃之谷其不顛覆亦難也子或可救幸不吾隱夫子曰死病無

醫夫政令者齊君失之久矣子欲挾鞞而扶輪良弗及也抑猶

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四十八年定十

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

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公嘗飲酒陳無宇侍望見嬰而復

于公曰請浮晏子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

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嬰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辭

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嬰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

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

為通君賜也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

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間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晏說苑

朝乘敝車駕駑馬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

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飽食暖

衣敝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遺之輅車乘馬三

返不受公召晏子晏子至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飲食以

先國人猶恐其侈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乘

之下民之無義侈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又曰

齊人好轂擊相犯以為樂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

犯也曰轂擊者不祥下車棄而去之國人乃不為又曰景公好

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禁之裂衣斷帶而不止晏

子曰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求買馬肉也公

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新序公飲酒而樂釋衣冠

自鼓缶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願

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

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無禮無以使下下無禮無以事

上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

可去也公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

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嬰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善請草衣冠更受命

<

曰諾嬰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罪一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罪二使諸侯以吾君重鳥而輕士罪三天子聞之必將貶黜吾君罪四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公曰止吾過矣又有得罪于公者公大怒召左右支解之敢諫者誅嬰左持頭右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韓詩

嬰子說苑畧同說苑公遊于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

外傳饑色令吏養之嬰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公觀嬰兒有乞于塗者公曰是無歸夫嬰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又曰景公探爵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公汗出惕然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君探爵穀穀弱嬰事三公以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而況于人乎

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

三世顯名于諸侯

史新序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

難說苑晏子侍于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厨養臣也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臣也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為者也曰社稷臣也曰何為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也

所著有晏子子圉悼公元年

哀六年陳鮑攻高國圍及國夏高

張奔魯

左傳

論曰子長記管晏特于執蓋者越石父三致意焉蓋其憤惋蘊中假物以鳴焉者執鞭之歎可見已予故嘗曰史記有所為而為之非公天下之書也夫史所以紀事也權衡古人我無與焉斯為尚乎予列次其事用傳疑信匪求異也

尚史

列傳十

襄平李錯鐵君南纂

齊諸臣傳

陳完敬仲

夷孟思 閔孟克

陳湏無文子

陳無宇桓子

陳開武子

陳書

陳完者陳厲公子敬仲也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

侯使筮之遇觀三三坤下之否三三坤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

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

土上山也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

朝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

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行而著于土故不在本國若在異國必姜姓

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懿

氏陳大夫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

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桓公

十四年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宣公大子御寇完奔齊桓公使桓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

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

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

飲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左傳卒

謚敬仲子夷孟思史記作釋孟懿夷孟思之子曰閔孟克史記作滑孟莊閔孟

克之子曰陳湏無本系

陳湏無者完曾孫文子也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伐衛自衛將伐

晉晏嬰及崔杼諫不聽湏無見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于君

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晉有欒盈之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

姑止之湏無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

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五年襄二十四年公既伐晉而

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來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須無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崔杼見棠姜欲取之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巽下兌史皆曰吉

示須無須無曰夫從風坎為中男變而為巽故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

則傷藜恃之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杼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及後棠無咎東郭偃亂崔

氏慶封滅之卒如其占景公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須無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

焉用之齊亦許之夏六月須無及慶封會諸侯之大夫于宋三

年襄二十八年公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

于晉須無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重邱盟在二十五年子其勸行

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

樂高陳鮑之徒殺慶舍公懼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

伐內宮弗克遂出奔左傳須無卒謚曰文子無字

陳無宇完五世孫桓子也無宇逮事靈公靈公十五年襄六年公

滅萊無宇獻萊宗噐于襄宮莊公五年襄二十四年楚使遠啟疆來

聘且請會期秋聞將有晉師使無宇從遠啟疆如楚辭且乞師

冬楚子伐鄭以救我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啟疆帥師送無宇以歸六年襄二十五年莊公被弑弟景公立景公三年襄

年十八國人將討慶封湏無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湏無曰可慎守也已善無宇不志于貨財可慎守其家也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湏無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

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無宇濟水

而戕舟發梁遂殺慶舍八年昭二年四月晉韓湏韓起之子來逆女無

宇送女致少姜晉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

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十月無宇歸十六年昭十

惠欒高氏皆者酒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無宇曰子旗即欒施

子良即高彊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而如鮑氏遂見鮑國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

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敗之欒施高彊

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說無宇無宇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子

山子商子周者皆羣公子公孫薑逐之至是無宇反之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棘子山邑子商亦如之而其邑子

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

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

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卒謚曰桓子三開乞書乞見逆

臣傳開字子彊是為陳武子景公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納魯昭

公師及魯師戰于炊鼻冉豎李氏射開中手失弓而罵以告李

孫意如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意如曰必子疆也無乃亢

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左傳卒謚曰武晏子公孫接田開疆

力搏虎聞晏子曰君蓄勇力之士也無長幼之禮請餽之二桃

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猶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

可以食桃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開疆之

功可以食桃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龍御左驂

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

右挈龍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可以食桃二子何不反桃抽劍

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貪也

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

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

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所謂田開疆者或即武子書字子

占是為孫書書事景公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莒邑使書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

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書書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

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我師入

紀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書兄乞謂書爾死我必得志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陳逆者字子行亦命其徒具

含玉以示必死及戰于艾陵大敗我師書死之逆免左傳

論曰四時之序各以子代秋之于夏則從所不勝伏金越母而

代之盛盛則殺天之道也姜興莫盛于桓而敬仲來伏金之道

可畏哉

苑何忌

烏枝鳴

烏餘 邴意茲 萊章

苑何忌烏枝鳴者並齊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公使公孫青

尚史 齊諸臣傳卷十

五

聘于衛適衛亂青將事有禮衛定而告寧于我且言青公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子青之賞必及于其爵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二十七年二十一年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時烏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遂敗華氏會苑何忌及晉衛之師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三十二年二十六年公納魯昭公師及魯師戰于炊鼻苑何忌取林雍耳斷其足以歸後有烏餘者亦齊大夫事具晉傳左傳邴意茲者齊大夫景公五十一年定十年公及衛靈公次于垂葭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

河內公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悼公元年哀六年陳乞

攻國夏高張高國敗邴意茲奔魯萊章者亦齊大夫平公十年

哀二十四年晉伐我取廩邱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

克敵謂前年禽顏庚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彊言也彊過也役

將班矣晉師果還左傳

殖綽 郭最 州綽

殖綽郭最皆齊大夫勇士也事靈公靈公二十七年襄十年晉會

諸侯伐我公禦諸平陰公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

晉人從我師夙沙衛殿衛齊寺人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衛恨其言故塞道欲使晉獲之晉州

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

裘殖綽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

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遂至齊

都焚我四郭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

搥闔而還殖綽郭最尋復歸齊及莊公立夙沙衛以高唐叛莊

公圍之殖綽夜縋納師遂醢衛莊公二年襄二十一年州綽以欒盈

黨來奔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公為勇爵殖綽郭最

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

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公被弑州綽死之殖綽後之衛

孫林父叛衛晉為之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

追之孫氏臣雍鉏獲綽左傳

東郭書 敝無存 王猛 犁彌 顏庚 顏晉附

東郭書敝無存王猛犁彌皆齊人景公四十七年定九年公伐晉

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

高國至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登城

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

而後下

使登城者盡終而後下入城蓋彌謫書恐其先下也

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

曰我先登書欽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言登城有犁彌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靳車中馬言如驂馬之隨靳也

遂克夷儀晉車千乘

在中牟伐我于五氏敗我師公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

從之暫憤而衣狸製

暫白憤齒上下相值製裘也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

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彼謂犁彌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

乃賞犁彌公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

三禭之

禭衣也比殯三加禭衣

與之犀軒與直蓋

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而先歸之坐

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四十八年

定十年

公會魯定公于夾谷

犁彌言于公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公從之孔邱令以兵擊萊人責公公遽辟之歸魯汶陽之

田簡公元年

哀十一年

魯會吳伐我東郭書曰三戰

謂夷儀五氏與今

必死

于此矣戰于艾陵軍敗書死之又有顏庚者是為顏涿聚

韓詩外傳

有顏鄧聚為景公主鳥者事具晏子傳

平公九年

哀二十三年

齊晉戰于犁邱顏庚死

之庚子晉十三年

哀二十七年

晉伐鄭齊將救之陳恒屬孤子三日

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晉曰隰之役

即犁邱

而父死焉以

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左傳

論曰邴萊測敵若觀火而邴獨乘軒國君固以進為多矣州綽

鬻旅東郭微者然從難從師有死無貳管蒯雖賤絲麻同功若

尚史
夫加三襚繫五邑亦所以忠厚報下也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附

徒人費者齊賤役也襄公十二年莊八年公游于姑棼田于貝邱

見大豕人立而啼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

鞭之見血走出適連稱管至父作亂遇之于門劫而束之費曰

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

足于户下遂弒公石之紛如孟陽皆齊小臣左傳

逢丑父 邴夏

逢丑父邴夏皆事項公頃公十年成二年晉卻克會魯衛之師以

伐我陳于鞏邴夏御公逢丑父為右及戰我師敗績晉韓厥中

御而從公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轡士車蛇出于其下以肱擊

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奉觴加璧以進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公免韓厥獻丑父卻克將戮之呼曰

自君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克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既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左傳

申鮮虞 閭邱嬰

傳摯閭邱明附

祝佗父 申蒯

附 饒茂

尚史 齊諸臣傳卷十

申鮮虞問邱嬰者莊公近臣崔杼弑莊公問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狹道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一人敵一人耳遂舍枕轡

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奔魯僕質于野以喪莊公楚人召鮮虞鮮虞如楚為右

尹鮮虞子傅摯亦事莊公以武力聞崔慶敗問邱嬰復于齊復嬰

齊傳景公四年襄二十九年公孫薑放高止于北燕其子豎以盧叛

嬰帥師圍盧豎奔晉六年襄三十一年公孫薑害嬰欲殺之使帥師

伐陽州魯問師故薑殺嬰以說于魯師嬰子閻邱明悼公三年

哀八年我及魯平明如魯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六年哀十一年魯會吳

伐我宗樓字子陽齊大夫將下軍與明相厲及戰于艾陵明死之左傳

祝佗父者莊公之嬖臣也崔杼弑莊公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

不說弁爵弁祭服說同脫而死于崔氏申蒯者侍漁者也退謂其宰曰

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杼又殺

馮蔑于平陰馮蔑者平陰大夫亦公之外嬖也時賈舉勇力之士非侍

人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之左韓詩外傳

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無道諸侯莫不聞夫子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

今既不諫又不去吾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

而死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

刎于車上新序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

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曰於時長去有蓋不古曰我嘗過遂往聞戰聲恐駭而死

南史氏

南史氏者齊史也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盟于國人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非孝也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新序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樓子淵樓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吾無此三者何補于子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孔叢子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揖子貢使答之子貢曰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曰亥欲為義者也告之以難易可矣奚至懼之哉

論曰晏子有云君為已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嘻死固有未易

者夫雖然厚祿之家見危而遷動以君市者乞乞乎與此有間

乎大史氏蹈白刃以整天紀盾昭杼昏蓋難為董狐之直哉

諸公子傳公子無虧公子雍公太子舍公子彊

角固鑄附

公子無虧史作無詭字武孟桓公子長衛姬之所生也桓公二十六

年閔二年狄滅衛宋立戴公以廬于曹桓公使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材木也使立門戶婦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四十二年僖十年公

既立孝公為太子又許雍巫即易牙立無虧冬十月公卒雍巫與

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孝公奔宋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我

三月我殺無虧宋立孝公而還左傳論三十四四十三

公子雍亦桓公子宋華子之所生也桓公卒無虧立孝公元年

僖十年宋伐我我殺無虧雍及元潘商人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

師敗雍奔楚五年僖二十六年魯僖公以楚師伐我取穀寘雍于穀

雍巫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左傳桓公子六昭元潘商

人無虧雍昭為孝公元為惠公潘為昭公商人為懿公無虧立

而見殺雍卒不得立傳曰桓公之子七人為上大夫于楚蓋莫

可考云

大子舍昭公子子叔姬之所生也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二十

年文十四年公薨子舍立秋七月商人弑之而自立左傳

公子彊公子角公子固公子鑄皆頃公子頃公七年宣十七年我怒

晉卻克夏會于斷道晉執我使明年頃公會晉侯盟于緄以彊

為質于晉晉師還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公會伐鄭聲孟子誣高無咎

鮑牽將不納公而立公子角高鮑由是得罪公子固字子成鑄

字子工景公十四年昭八年公孫薑卒樂施殺梁嬰薑家宰而逐固

及鑄皆奔魯樂高敗陳無字反之而皆益其祿左傳

公子牙公子鉏茶買嘉駒黔

公子牙靈公子母曰仲子仲子生牙而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大子許之靈公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大子公疾崔杼逆

齊諸臣傳卷十

光立之執牙于句瀆之邱公子鉏公子買買一作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皆羣公子也鉏居魯之南郭故又謂之南郭且于莊公

二年襄二十一年公復討公子牙之黨執買于句瀆之邱鉏奔魯叔

孫還奔燕還亦齊之公族也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崔杼死慶封出

亡公乃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七年昭元年鉏納去疾莒君密州

子于莒是為著邱公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將納魯昭公使鉏帥師從

之戰于炊鼻不克納而還五十八年哀五年公疾使立安孺子余

而寘羣公子于萊公薨嘉駒黔奔衛鉏及陽生即悼公奔魯故萊

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黨所之往也明年陳乞召陽生陽生駕而見鉏曰嘗獻馬于季

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遂行

陽生竟得立左晏子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傳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有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人人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樹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又曰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茶公愛之諸田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卑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樹姦之本也不聽公沒田氏殺君茶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

公孫竈樂氏子雅公孫薑高氏子尾樂施高彊

公孫竈公孫薑者皆惠公孫竈字子雅所謂樂氏也薑字子尾

所謂高氏也竈薑歷事頃靈莊三公景公時慶封當國慶封好

田而者酒與慶舍封之子政又嬖盧蒲癸與王何癸與何皆莊公黨癸與

齊諸臣傳卷十

三

何將謀慶氏故怒諸大夫及竈與薑慶封知之與諸大夫共謀

樂高氏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盧蒲癸王何將

攻慶氏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癸何執寢戈薑抽楠

擊扉三癸自後刺之何以戈擊之慶舍死慶封奔魯公與竈邑

辭多受少與薑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樂高又有寵四年

襄二十九年竈薑放大夫高止于北燕五年襄三十年薑及諸侯之大夫

會于澶淵宋災故六年襄三十一年薑害閭邱嬰使伐魯復殺之以

說于魯于是工僕灑消竈孔虺賈寅四子嬰之黨出奔莒出羣公子

子山子商子周九年昭三年晉少姜卒嗣昏于我韓起來逆女薑

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也公九子公女變文耳

月竈放盧蒲癸于北燕癸慶封黨是年十月竈卒又五年薑卒韓非子景

公之晉問政于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公歸思得師曠

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家富而民說之此危吾位者也謂我惠

民者使與二弟爭民邪于是發粟散財惠施于民居二年子竈

夏逃楚子尾走晉○緣其子樂施高彊誤二弟出嘗出仁

子樂施薑子高彊施字子旗彊字子良景公八年昭二年晉韓起

來納幣聘少姜見竈竈召施使見起起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見薑薑見彊起謂之如施大夫多笑之唯晏嬰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及薑卒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良之家政

殺梁嬰子尾家宰而立彊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

也授甲將攻之陳無宇善于薑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施施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無宇將出矣聞之而

齊諸臣傳卷十

還游服而逆之施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
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施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
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無宇稽首曰頃靈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福子
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欒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
而惡之十六年昭十年夏有告陳無宇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
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
門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鉶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明不敢與君同五月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施彊奔魯會叔孫婁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婁語諸大

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
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
不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後適晉五十一年
定十三年晉知韓魏奉晉侯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晉侯彊
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
聽遂伐晉侯師敗奔朝歌明年晉人敗之于潞獲彊左傳

公孫捷 公孫青

公孫捷又曰淵捷字子車頃公孫景公十四年昭八年欒施逐之

奔魯十六年昭十年陳無宇反之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使納魯昭

公帥及魯師戰于炊鼻捷從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繇

胸汰朝七入者三寸胸車輓輈車輓繇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

駕魯人以為驂戾魯叔孫氏司馬也而助之捷曰齊人也魯人將擊捷

捷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捷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公孫青字

子石亦頃公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衛齊豹之亂靈公如死鳥

衛地會公使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命青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

事臣不敢貳衛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有宗祧在乃止靈公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

致使故也靈公以為乘馬青將振行夜也衛人辭曰亡人之憂不

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青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

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及靈公入告寧于齊且言青公將

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左傳

公孫皙 公孫僂 公孫夏 公孫揮

公孫皙公孫僂公孫夏公孫揮蓋皆公族也並為大夫景公十

三年昭七年公將納北燕伯次于號燕人行成皙曰受服而退俟

釁而動可也不克納而還十八年昭十二年晉平公以公宴荀吳相

投壺平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公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使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公出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宗樓與問邱明相厲相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厲將致死戰夏命其徒歌虞殞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約繩也尋八尺也欲以繩貫首也吳髮短及戰大敗我師夏死之揮免左傳論曰桓啓內難景復踵之死無與埋猶之尸蟲出戶也國既內潰而姦臣緣隙以斲喪之姜氏之祀疏屬莫尸矧夫兄弟伯叔哉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傷絕祀也

逸民傳

桃父丈夫

小臣稷

愚公

郭墟野人

東野鄙人附

桃父丈夫者衰衣應步帶著桃父桓公出遊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父公說其言與之共載明年正月庶人皆佩韓詩外傳又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之韓非新序又有愚公者隱于齊桓公出獵逐鹿入谷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

公之谷曰何故曰以臣名之曰視公之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
名對曰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
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公曰
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公歸以告管夷吾夷吾正衿再拜曰此
夷吾之愚也公之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
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又有
郭墟野人者桓公出遊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于野人曰是
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公曰郭氏何為墟曰郭氏善善
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其所以為墟者何也曰善善而不能
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公歸以語夷吾夷吾曰其人為

誰公曰不知也夷吾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公召野人而賞焉
新說苑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士不至東野鄙人
序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聞
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士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賢君也士
皆自以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
于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公曰善乃禮之期月四方之士
相携而至

虞人 麥邱封人

虞人者齊掌山澤之官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
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韙之左傳景公遊于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

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
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使君之嗣壽皆若臣公曰善哉子其復
之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
者乎晏嬰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
于是賜封人麥邱以為邑

晏新序作
子桓公

越石父

越石父齊人也晏嬰之晉見反裘負芻息于塗者以為君子也
使人見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嬰曰謹
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勿辭而入越石父請絕嬰曰
嬰未嘗得交也今免于子患吾于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

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嬰出見之曰
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
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遂以為客

呂氏於陵子於陵子
春秋齊人居楚齊楚

有重邱之役也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今二國構
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諸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臯而輕
重之然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
且首于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
爭王兩京之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
主江漢亦矢曰弗泥吾淤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
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
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
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
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欲起而議之何異于中州之蝸為螻
蟻所笑也

黔敖

黔敖齊人也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

死記檀弓

論曰網罟無以竭淵魚弋畢不能窮邱禽遺逸之民所以飛沈限外也箕穎之事龍門疑之然麟角龍甲物不必有取重而已

弦章

弦章者事景公公飲酒七日夜不止章諫曰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嬰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嬰曰幸矣章遇君

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史記公伐宋至于岐

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

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于此者豈其無管仲歟

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

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晏嬰没十有七年史記世家

晏子卒後十年而景公薨此云十七年誤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

息播弓矢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

唱善者若出一口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然而有一焉臣聞

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黃食蒼

則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適

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章魚乘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曩之
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晏子辭賞以正君諸臣諂諛以干利今
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不受

說死

逢於何

逢於何齊人也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嬰于途再
拜乎馬前嬰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
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嬰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
之適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心立餓槁枯
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嬰曰諾遂入見
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

不說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
君宮室節臺榭儉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今君侈為宮室
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
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且嬰聞之生
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
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
衰去經布衣滕履立冠並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

去

晏又作盆成括事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罟捆蒲葦

子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于齊
君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曰見疑于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
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
甚矣晏子行北郭騷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聞之養及親者身伉

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筭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見國之侵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筭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自追晏子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按晏子無見疑出奔事蓋假侯羸而傳會者

栢常騫

栢常騫者周之賤史也去周之齊見晏嬰曰騫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嬰曰善哉問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傲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

利而不夸陳物而弗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家語子作見

子孔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騫曰臺成君何為不通公曰然

臯昔者鳴吾惡之是以不通焉騫曰臣請襍而去之明日臯當

陞布翼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

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

之見子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騫出遭

晏嬰于塗拜馬前曰騫今且大祭為君請壽嬰曰嘻亦善矣能

為君請壽也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嬰曰騫昔吾

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

說晏子景公問大卜曰汝死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

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晏子不對出見大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大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之死也默然

尚史
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
傷人哉大卜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公為大鐘

仲尼晏嬰及騫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仲尼曰

鐘大縣下其氣不得下薄是以曰將毀嬰曰鐘大非禮是以曰

將毀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將毀嬰初學子記引

今本無

論日記云白受采易曰白賁无咎使國無晏子章雖賢安所受

厥采哉逢於何事同季武子然聞蓄蓄愛蓄哀之論而不許焉亦

無人心甚矣

逆臣傳 公孫無知連稱管至父附

公孫無知者夷仲年之子也仲年為僖公同母弟生無知有寵

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及襄公立絀之無知怨公使大夫連稱

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弟

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

捷吾以女為夫人公自貝邱反遂弑之立無知無知虐于雍廩

齊大夫明年雍廩殺無知左傳

邴歆 閻職

邴歆閻職皆齊人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四

年文十年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

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示無所畏國人立公子

元是為惠公左傳

崔杼 崔成 崔彊 崔明

東郭偃 棠無咎附

崔杼者齊大夫武子也有寵于惠公惠公十年宣十公薨高固

國佐畏其偏也逐之杼奔衛靈公八年成十七年高國得罪高弱以

盧叛公使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盧降十年襄元杼

會東諸侯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十一年襄二杼會于戚城虎牢

以偏鄭十八年襄九杼從諸侯圍鄭鄭人行成十二月盟于戲

二十三年襄十四年杼會于向夏四月會伐秦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使

高厚傅公子牙以為太子而東太子光及公疾杼微逆光而立

之是為莊公靈公薨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

伐衛將遂伐晉晏嬰諫不聽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

之敗言晉有樂盈之禍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

歌五年襄二十四年公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啟疆楚大夫如楚

乞師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六年襄二十五年杼帥師伐魯北

鄙師徒歸空歸也棠姜者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娣也東郭偃臣

于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

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弗聽遂取之公通焉驟如

崔氏以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

子因是因是而怒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

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杼間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公問杼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羣臣干扱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杼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會晉伐我以報朝歌之役杼以莊公說與晉成初衛獻公奔我及是晉使逆之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杼生成及彊而

寡 偏喪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棠公之子 與東郭

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 崔崔氏邑 杼許之偃

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

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

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他日又告慶封曰苟

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成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

之朝杼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

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

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妻東郭姜 縶復命于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

大墓遂奔魯後欒高氏討慶氏慶封亡乃求崔杼之尸得之改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左傳

慶克 慶封 慶佐 慶舍

慶嗣附

慶封字子家又曰季其弟曰慶佐皆慶克之子也慶克通于聲

孟子靈公國佐謫之夫人怒譖之靈公靈公八年成十刑鮑牽

而逐高無咎高弱無咎子以盧叛公使克圍盧適國佐從諸侯圍

鄭歸遂如盧殺克明年殺國佐及其子國勝而以慶封為大夫

慶佐為司寇二十八年襄十崔杼立莊公執公子牙夙沙衛以

高唐叛封圉之弗克十一月公自克之醢衛莊公二年襄二十

使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六年襄二十崔杼弑

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為晉伐我我以莊公說使隰鉏

請成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平公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三軍之

及處守者皆有賂晉許之景公二年襄二十公使封如魯聘晉

楚弭兵秋七月封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九月崔氏亂封殺之

于是封獨當國封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封反諸亡人盧蒲癸王

何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謀攻慶氏三年襄二

年冬十月封田于萊陳湏無託妻疾召陳無宇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

尚史

齊諸臣傳卷十

集

志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嗣字子息封之族也十一月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泣事麻嬰為尸慶集戶結反為上獻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
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高陳鮑之徒
介慶氏之甲公孫蠆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堯以俎壺投殺入而後死遂殺
慶繩即慶集麻嬰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里名請戰弗許遂奔魯既而我讓魯封奔
吳吳勾餘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也十年昭四年楚
靈王伐吳圍朱方克之殺封而盡滅其族左傳

陳乞陳瓘附鮑牧

陳乞者陳僖子景公五十七年哀四年范中行氏以郟鄩叛晉乞

及弦施救范氏圍晉五鹿五十八年哀五年景公薨國夏高張立

安孺子荼羣公子奔衛公子陽生及鉏奔魯悼公元年哀六年乞

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

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

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

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

乞及鮑牧與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戰于莊敗高國國夏高張
 及弦施奔魯弦施字多高國之黨也八月乞使召陽生逮夜至
 于齊國人知之乞使子士之母養之冬十月立之是為悼公乞
 使胡姬景公妾以茶如賴去鬻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
 句竇之邱王甲江說王豹並景公嬖臣茶之黨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微子則
 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
 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乞遂弑茶
左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
傳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
 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
 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
 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
 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
 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甕而至
 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
 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
 爾自是往弑舍五年哀十年乞卒謚曰僖子瓘恒瓘字子玉恒之兄也為
 齊大夫簡公元年哀十一年我伐魯戰于郊魯右師奔我從之瓘及
 陳莊涉泗莊亦齊大夫會魯左師入我軍我不能師宵遁平公元年
十五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
 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
 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瓘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三

年十七 晉趙鞅圍衛瓘及國觀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瓘使服

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

何辱趙鞅乃還左傳恒兄弟又有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

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人杜預注

鮑牧者國之孫逮事景公景公薨子安孺子荼立羣公子出奔

悼公元年哀六年陳乞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乞曰受命于

鮑子遂誣牧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

之子乃受盟陽生立是為悼公殺茶于野幕之下三年哀八年牧

帥師伐魯取讎及闡秋九月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

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公子愬之公謂牧曰或譖之子姑居于潞以察之

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麋束縛也遂殺之左傳

陳恒成闕止諸御鞅陳逆

陳恒者乞之子成子也初相悼公悼公被弑子簡公主立闕止

者史作字子我初陳乞召悼公于魯也闕止知之先待諸外悼

公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簡公名故闕止有寵焉及簡公即位

使為政史記田常與監止為左右相于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

成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齊大夫索隱御官鞅名田氏之族言于公曰陳闞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闞止夕陳逆陳氏宗殺人逢之遂執以

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潘米汁可沐頭備酒肉焉饗守囚者

醉而殺之而逃陳逆于是闞止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亦陳氏宗欲

為闞止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

而上僂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

緩以告闞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

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恒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逆舍于公宮簡公四年哀十年夏五月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

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

于檀臺恒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恒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

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說苑陳成子謂鴟夷子皮

曰何與常也曰君死不死君亡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

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有何死亡矣韓非子鴟夷子皮事曰成

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

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

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

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道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

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

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

人待之甚敬孔叢子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

子皮于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按田常無走燕

齊諸臣傳卷十

事而樹人闕止歸屬徒攻闈宮中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說亦謬

之闕止失道于弇中適豐邱陳氏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且將殺東郭賈東郭賈者闕止臣所謂大陸子方也陳逆請而

免之賈矯公命取車于道及耐眾知而逐之賈遂東出雍門陳

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私焉事子我而有私

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六月恒弒簡公立其弟騫是為平公左韓非子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曠南面隰子家之樹蔽

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

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諺曰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將有

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

不言其罪大矣又曰田成子遊于海而樂之令曰言歸者死顏

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有圖國者何田成子曰寡人布令言

歸者死今子犯之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臣言為國非為身也

延頸而前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

成子者矣說苑作齊景公事列子田氏祖于庭中坐有獻魚鴈

者田氏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

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我與並生

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相制人可取食者而食之豈天

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啗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

生肉者哉呂氏春秋田成子所以得國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

勇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成子患之完子請

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

-5 230 35 915" data-label="Text">

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

有死之臣蒙耻以完子觀之國已懼矣今臣與之戰戰而敗賢

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恒既弒簡公恐

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成子泣而遣之

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

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恒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

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尚史

歸恒恒于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記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瑶伐鄭

鄭駟弘請救于齊齊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鄭子產子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恒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荀瑶聞之乃還使謂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若刮

本之顛瑶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左傳恒卒謚曰成

論曰天禍淫人寢戈之傷差後蒺藜而已陳乞救猱升木不巳初柄弒君繼用盜國嘻使晏子唯禮之議不移陳宗雖橫如姜

氏何

嬖臣傳 豎刁 開方 雍巫

豎貂者寺人貂諸本並作刁雍巫即易牙開方衛公子一作啟方並桓公

之嬖也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外嬖貂桓公二十八年僖二年貂漏師漏洩軍事也于多魚始貴寵用事雍巫善烹飪有寵

于衛共姬因貂以薦羞于公左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傳者嘗一哈水而甘苦之矣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為公主味烹其子以進之

亦有寵開方事公十五年父死而不敢歸哭故亦有寵呂氏管春秋子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管夷吾寢疾公往問之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

夷吾曰易牙子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豎貂

身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大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于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

必去之公曰諾管子韓非子史記畧同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往

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對曰遠君之遠易牙豈刁常之巫衛公子故方公曰諾管仲

死盡逐之食不甘官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皆召而反明年公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

易牙豈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一婦人踰垣入公求食飲婦人曰易牙豈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

高牆不通人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將何面目以見

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夷吾死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

官。此桓公死與諸說異 七年冬十月桓公薨雍巫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

子無虧衛共姬子孝公奔宋明年宋伐我我殺無虧將立孝公四公

子之徒與宋人戰宋敗之羣公子奔楚卒立孝公而還孝公九

年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我真公子雍于穀雍巫奉之以為魯援

左傳豎貂開方莫知其所終

夙沙衛

夙沙衛者齊寺人靈公嬖之靈公十一年襄二公伐萊萊人使

正輿子賂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二十七年襄十晉會

魯伐我公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于防門作塹衛曰不

能戰莫如守險弗聽已而我師夜遁衛連大軍以塞隧而殿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衛恨之殺馬于隘以塞

道綽最遂被獲公立公子牙而東大子光也使高厚傅牙衛為

少傅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疾崔杼微逆光夏五月公薨光即位是

為莊公公執公子牙以衛易已 奔高唐以叛慶封圍高唐弗

克冬十一月公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

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緇納師醢衛

于軍左傳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嬖 王何附

盧蒲就魁者頃公之嬖人頃公十年成二年公伐魯北鄙圍龍就

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公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莊公時有盧蒲癸盧蒲

癸與王何皆莊公嬖臣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癸為貳廣右從伐晉

貳廣公副車晏嬰崔杼諫皆不聽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癸奔晉

王何奔莒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崔杼既死慶封當國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癸癸臣慶舍有寵以女妻之是為盧蒲

姜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

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又言王何而

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與何欲謀慶氏報莊公

思有以怒諸大夫公膳卿大夫之膳食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肉汁也饋公孫寗公孫薑果怒有盧蒲

嬖者慶封屬大夫崔氏之謀亂也慶封告盧蒲嬖嬖曰彼君之

讎也君謂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

厚也遂滅崔氏及是慶封又告盧蒲癸癸曰嬖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又將謀竈與薑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盧蒲姜即慶舍女妻癸者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殺慶舍于廟而釋放也盧蒲癸于北竟慶封奔魯九年昭三年公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予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公孫薑欲復之公孫竈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乃放盧蒲癸于北燕左傳

梁邱據 齊欵附

梁邱據字子猶景公之嬖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六年公疥疥當作癢

遂店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齊欵言于公曰吾事鬼神

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噐以辭賓公說告晏嬰嬰

諫乃止齊欵亦嬖大夫也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將納魯昭公命

無受魯貨申豐女賈並季氏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我師謂據

之人高齧據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齧以錦示據

據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言以百兩為數布陳之以道之不通先

入幣財據受之言于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

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請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公從之昭公不果入左說傳苑

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立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邱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按穰苴閔王時人說苑蓋誤據死

公召晏嬰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其葬大其壟嬰曰敢

問據之忠與愛君可得聞乎公曰吾喜于玩好有司未能具據

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每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

愛也子晏

論曰螟蟥之細敗稼有餘蝸蟲之柔蝕木有餘細容柔入寧有極乎跡桓之德優于景而亂顧甚之蓋管仲前嬖死而晏子後據殂蝸有淺深之故與

夫人傳 共姬 徐羸 蔡姬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羸 密姬 宋華子桓公夫人

共姬者王姬也桓公夫人桓公三年莊十年冬歸于齊無子薨謚

曰共徐羸蔡姬並桓公夫人二十九年僖三年公與蔡姬乘舟于

圍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蔡姬與徐贏皆無子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贏密姬宋華子並桓公嬖妾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雍左傳長衛姬卒亦謚曰共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謀衛事傳無之

蕭同叔子

惠公夫人

蕭同叔子惠公夫人

蕭國同姓叔子字公穀並作姪子

生頃公頃公七年

宣十七年

晉卻克與魯臧孫許同時聘于我蕭同叔子踊于楮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公使國佐如師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為質國佐曰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揖而去之卻克許之與之盟公穀梁季孫行父羊秃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客于

聲孟子

聲孟子宋女頃公夫人靈公之母也魯叔孫僑如奔我孟子通之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懼得罪奔衛又通于慶克克與婦人

蒙衣乘輦而入于闕國佐謫克孟子怒謫之高國皆得罪左傳薨

謚曰聲宋文公夫人靈公之母也魯外孫也魯外孫也魯外孫也

顏懿姬 驪聲姬 穆孟姬靈公母 仲子 戎子

顏懿姬驪聲姬並魯女靈公娶懿姬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

光以為大子又諸妾仲子戎子並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

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

難間廁于諸侯之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不聽遂東大子光公疾崔

杼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公薨莊公即位執公子牙左傳顏

姬薨謚曰懿驪姬薨謚曰聲

穆孟姬魯叔孫僑如之女也僑如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于

靈公公嬖之生公子杼白莊公被弑崔杼立之是為景公景公

十六年昭十年陳無宇伐欒高氏欒施高彊奔魯公與無宇莒之

旁邑無宇辭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左傳孟姬薨謚曰穆

夫人重 燕姬景公夫人 鬻姒 胡姬 嬰子

夫人重者魯公子憇之女景公夫人燕姬者亦景公夫人生子

不成而死鬻姒胡姬者並景公妾鬻姒生安孺子荼公嬖之立

荼及公薨陳乞立悼公陽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而

殺荼後二年或譖胡姬曰安孺子之黨也悼公殺胡姬左傳

嬰子者景公之嬖妾也翟王子羨于公以重駕重平聲蓋一車十六馬也公

齊諸臣傳卷十

觀之而不說嬰子說之請厚祿之公許諾晏嬰見公公曰翟王
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欲祿之以萬鍾嬰曰昔衛士東野之駕
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
子說公因許其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詩曰載駉載駟君子所
戒夫駕八因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公曰善
遂不復觀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
不聽晏嬰入復曰有術客與醫聞嬰子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
曰病猶可為乎嬰曰客之道也又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
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嬰令棺人
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以聞公不說嬰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
送死不失哀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
矣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息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
性而內嬖妾于僂胔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

季姬 悼公夫人

季姬者魯季孫肥之妹悼公之在魯也肥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 肥叔父 通焉姬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伐魯取謹及闡秋及
魯平使閭邱明逆季姬以歸冬歸謹及闡于魯姬嬖故也

列女傳 銳司徒女 杞梁妻

辟司徒妻者銳司徒之女也 辟司徒主壘壁者 頃公十年 成二年

晉敗我師于鞏公自徐關入辟女子使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

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公

以為有禮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窳杞殖字梁華還字周

並齊大夫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還自晉遂襲莒門于且于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

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賄之使無死使無致死戰曰請有盟

華還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

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殖莒人行成公歸遇杞殖

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弔諸其室左說苑齊莊公俄

傳莒為車五乘之

賓而杞梁華舟不與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

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

舟下車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

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是無勇也臨敵止我以利是

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

地二人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

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無勇乎何哭也華舟曰

是其勇與我同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

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鷄鳴

而期日中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殺二十七

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阨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枕其

夫之屍城下而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

而死古今注杞梁妻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殖戰死妻抗

聲長歌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琴

操以為其妻援琴作歌列女傳傷槐女名婧行之女也景公有

愛槐使人守之衍醉而傷槐公拘之且加罪焉婧乃造晏嬰之

門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為公民以風雨不時禱祠于名山不

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固當死妾聞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不

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所以

請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卒大雨千里

句史 齊諸臣傳卷十

